

## 《尚書·洛誥》、〈令方彝〉「明保」問題再議

顧海亮

### 摘要

《尚書·洛誥》、〈令方彝〉「明保」作何解，乃學界之公案。楊向奎先生提出周公旦字「明保」的說法，存在論證不足及未盡圓融之處，故流傳不廣，未受學者重視。其實，「明」是周公旦之「字」，乃貫穿《尚書》、金文之通例。《尚書》「明保」並非成語，〈令方彝〉「明保」亦屬子虛烏有，周公旦後嗣並不存在「明保」其人。〈洛誥〉應斷句為「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令方彝〉應斷句為「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公明」乃「周公子明」之省稱，二者毫無牴牾可以互證。

關鍵詞：〈洛誥〉、〈令方彝〉、周公旦、明保、明

---

2021/01/06 收稿，2021/06/07 審查通過，2021/05/05 修訂稿收件。

\* 承蒙兩位匿名審稿專家謹嚴審查，給予積極評價，頗感欣慰！又能惠賜寶貴建議，使拙文得以完善，備錄付梓，謹致謝忱！

\*\* 顧海亮現職為南通大學國學講師。

DOI:10.30407/BDCL.202206\_(37).0005

## Rethinking the issue of “Ming Bao” in “Luogao” of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scriptions on the “Ling Fangyi”

Gu Hai-liang

### Abstract

How to interpret “Ming Bao” in the “Luogao” chapter of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scriptions on the “Ling Fangyi”? This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Mr. Yang Xiangkui proposes that “Ming Bao” is an alias name of Duke Dan of the Zhou Dynasty. Since this idea lacks evidence and is imperfect, it is not widely spread. Scholars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it either. As a matter of fact, “Ming” is an alias name of Duke Dan of the Zhou Dynasty, which is commonly seen in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s well as bronze inscriptions. “Ming Bao” is not a fixed expression in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is also a fictitious concept in inscriptions on the “Ling Fangyi.” There is also no such person named “Ming Bao” among the offspring of Duke Dan. The relevant sentence in the “Luogao” should be punctuated as “The King apparently said: Gongming! protect my childre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atement in inscriptions on the “Ling Fangyi” should be read as “The King ordered Ming, Duke of Zhou, to protect and manage the three ministers and feudal lords from four directions.” In summary, “Gong Ming”(公明) is an abbreviation of “Zhou Gongzi Ming”(周公子明), these two designations do not contradict, on the contrary, they can support and validate each other.

Keywords: “Luogao,” Inscriptions on the “Ling Fangyi,” Duke Dan of the Zhou  
Dynasty, Ming Bao, Ming

---

\* Lectur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尚書·洛誥》「明保」與〈令方彛〉「明保」難以互證，乃學界之公案。〈洛誥〉「明保」為《尚書》成語，作「勉力輔佐」解，幾為定論；而〈令方彛〉「明保」解歧義迭出，學者多奉從郭沫若（字鼎堂，1892-1978）周公旦之子人名說，二者明顯不可以互證，故視作兩回事。但值得反思的是：〈令方彛〉、〈洛誥〉西周時代如此相似之語，是否真的無所關聯？王國維（字靜安，1877-1927）提出的「出土文獻」、「傳世文獻」互證之二重證據法在此失效，是否是以往詮解〈洛誥〉、〈令方彛〉「明保」存在問題？

王國維〈洛誥解〉披難解疑，迭發新見，於〈洛誥〉有發覆之功。其據金文證實「作冊」當為「官名」，即是成功運用二重證據法的範例，但於〈洛誥〉、〈令方彛〉「明保」問題未加措意。楊向奎（字拱辰，1910-2000）先生在「明保」成語思維下，提出周公旦字「明保」的說法，試圖將〈洛誥〉、〈令方彛〉互證，其說存在未盡圓融之處，故流傳不廣，未受學界重視。本文遵從二重證據法，將〈洛誥〉、〈令方彛〉「明保」互為印證，並結合《尚書》、金文有關「明」的說法，力排眾議，重加詮解，指出「明」乃周公旦之「字」，乃貫穿《尚書》、金文的通例。

## 二、《尚書·洛誥》、〈令方彛〉之「明」應作周公旦之「字」解

《尚書·洛誥》、西周金文〈令方彛〉皆有「明保」一語：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尚書·洛誥》）<sup>1</sup>

「公明保予沖子」，「公」乃成王對「周公」之稱呼，<sup>2</sup>「明」訓為「勉」、<sup>3</sup>「保」訓為「輔」，<sup>4</sup>意為成王懇請周公勉力輔佐其治國安邦。但西周金文〈令方彛〉「明保」明顯不可作動詞解，似為人名：

<sup>1</sup> 下稱「王若曰公」節。錢宗武解讀：《尚書》，收於袁行霈主編：《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頁363。

<sup>2</sup> 曾運乾（字星笠，1884-1945）云：「公，句絕，呼公而告之也。」曾運乾：《尚書正讀》（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卷5，頁207。

<sup>3</sup> 孔安國（字子國，約西元前156-74）釋「明保予沖子」云：「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矢告于周公宮，公命出同卿事寮。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命舍三事令，眾卿事寮眾諸尹眾百工，眾諸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明公錫太師鬯稌牛曰用禘，錫命鬯稌牛曰用禘，迺命曰：「令我唯命女二人，太眾矢，茲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作冊命，敢揚明公尹人宦，用作父丁寶尊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矢令方彝〉，《集成》09901）<sup>5</sup>

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15，頁412。其釋「保」為「安」，「明」未有詮解，就「公當明安我童子」語境而言，「明」乃「勉力」之義。清王念孫（字懷祖，1744-1832）根據因聲求義之法，以「勉」訓「明」：「《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聽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沖子。』言公當勉保予沖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詳見〔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3，頁81-82。〔清〕孫星衍（字淵如，1753-1818）《尚書今古文注疏》即取王念孫說。〔清〕孫星衍著，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19，頁410。清戴鈞衡（字存莊，1814-1855）明確以「勉」訓「明」：「明，勉；保，輔……公勉輔我沖子。」〔清〕戴鈞衡：《書傳補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11，頁122。

<sup>4</sup> 孔安國以「安」訓「保」，釋《尚書·胤征》「明徵定保」。〔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卷7，頁181。〈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保者，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卷18，頁483。〈顧命〉「用敬保元子釗正」，〔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卷18，頁497。孫星衍取孔安國說，以《毛詩》傳翼之：「保者，《詩傳》云：『安也。』」〔清〕孫星衍著，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卷19，頁410。戴鈞衡謂舊注之失：「『保』，輔也。保之恒見經典者，訓安、訓定、訓養。以愚考之，當有『輔』訓。〈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是保有輔義。保又訓副、訓附，副、附義皆近輔。下文『公明保予沖子』，『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誕保文武受命』，保亦輔也。舊訓安，失之。」〔清〕戴鈞衡：《書傳補商》，卷11，頁118。

<sup>5</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212。

郭沫若據〈作冊鬲卣〉、〈傳卣〉，確定「明保」為「人名」，<sup>6</sup>當今學界多遵奉其說，而不以〈洛誥〉「明保」解讀〈令方彝〉：

「王令周公子明保」：「明保」乃人名即下「明公」，為周公之子。近新出一器，銘曰：「佳明保殷成周年，公錫作冊鬲卣貝。鬲揚公休，用作父乙寶尊彝。」此以〈傳卣〉「令師田父殷成周年」例之，知明保確係人名無疑。<sup>7</sup>

值得一問的是：〈洛誥〉、〈令方彝〉「明保」難以互釋，<sup>8</sup>是否訓釋〈洛誥〉「明保」為「勉力輔佐」存在問題？〈洛誥〉、〈令方彝〉西周時代如此相似之語，是否真的無所關聯？<sup>9</sup>「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證，是否應該據〈令方彝〉訂正〈洛誥〉？換言之，〈令方彝〉「明」、「明保」當為人

<sup>6</sup> 郭沫若以「明保」為人名，說承吳其昌：「『周公』，周公旦也；『周公子』，周公旦之子也；『明』，明公也；『保』，太保也。『周公子明保』者，乃一人之名也。」詳吳其昌：〈矢彝考釋〉，《燕京學報》第9期（1931年6月），頁1672-1673。

<sup>7</sup> 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收於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卷1，頁37。

<sup>8</sup> 羅振玉云：「周公者，周公旦之後嗣，為王卿事者。（《史記·魯周公世家》索隱：『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子明保』猶〈洛誥〉言『明保予沖子』、〈多方〉言『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命，王命周公。子明保，蓋命周公掌邦治。」羅振玉：〈矢彝考釋〉，《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四》（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6年），頁1557。按其說，〈令方彝〉斷句為「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吳其昌（字子馨，1904-1944）詳辨羅說之舛誤：「《尚書》周誥及彝器文法，名、動、賓、介、呼，屬，皆已具體成立；一語之中，皆有一定之則，動詞之下，必接以名詞或主詞，庶動詞有所系屬。即如〈洛誥〉云：『明保予沖子』，『明保』為動詞，『予沖子』為主詞。〈多方〉云：『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明保』為動詞，『於』為介詞，『民』為名詞亦為主詞。皆與原始之詞例不背，故『明保』得為動詞，以有所系屬也。若此『王命周公，子明保』一語，『明保』以下，更無名詞或主詞，則『明保』字無所系屬；所明保者為何物乎？故此『明保』，決不能以動詞釋之，亦決不能以為斷句。」吳其昌：〈矢彝考釋〉，頁1673。羅振玉據《尚書》成語將〈令方彝〉「明保」解作動詞，在語法上確實難以成立。如郭沫若所言：「以『子明保』為動詞，中國自來無是語法。」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57。

<sup>9</sup> 趙光賢總結諸家之說，以郭沫若「明保」為「人名」無可辯駁，並詳論諸說之非：「明保是伯禽說（按：郭沫若、譚戒甫）」；「明保是祭公（按：吳其昌）與君陳（按：陳夢家）說」；「明保為周公旦之孫說（按：唐蘭）」；「明保是周公說（按：周同）」。其認為「王」指「成王」，「周公」指「周公旦」，「子」就是周公兒子，「明保」是第二代周公，史失其名，由〈令方彝〉可知其名「明保」，既不是伯禽，也不是君陳，可能名望不大，不為眾人所知。詳趙光賢：〈「明保」與「保」考辨〉，《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82年3月），頁181-197。

名，是否〈洛誥〉處也當為人名？王念孫等貫通《尚書》文例釋「明」作「勉」，但《尚書》中「明」是否有其他含義？

羅振玉（字式如，1866-1940）釋「子明保」：「命周公掌邦治」，「子」為代詞，代指「周公」，李學勤從羅說，但另作斷句，以解決其語法難通之問題。<sup>10</sup>值得注意的是，羅振玉稍後，吳寶煒（字宜常，1879-1938）未以「明保」為成語作「動詞」或「人名」解，而以「子明」為「人名」，「子」乃尊美之稱，「明」是實名，也就是下文「明公」：

王，周昭王。子明，人名，周公旦子，襲父爵為周公。保，太保。尹，《爾雅》：「正也」，此為官，即冢宰。下文三事云云，敘掌邦治職事。可知「尹」即冢宰云云。明公尹，可知尹為官。王命周公子明為太保，攝冢宰以相王室也。按《史記》索隱：「周公元子封魯，次子留相王室。」而徵諸經史，成王時周召為相。康王時畢公為相。周公次子相王室當在成康後。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周公薨于成王二十一年，維時次子年齡無可考，但越至穆王時，歷年已臻耄耄，不任為相，其為相必昭王時。彝文下言「用牲康宮」，古禮器曾見「康昭宮」、「康穆宮」，此祇云「康宮」，足證彝文所謂王即周昭

<sup>10</sup> 李學勤斷句為「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這一句的讀法，應該是在『周公』下斷讀。換句話說，王所令的不是『周公子』，而是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子』是代詞。這種用法曾見《尚書·洛誥》『朕復子明辟』，楊筠如注云：『子與明辟，同指成王。』〈大孟鼎〉：『子法保先王□有四方』，文例相似。如以鼎銘『子』與上連讀，則『法保先王』失去主語。『尹』訓為主。主三事四方的，本為周王。王命周公『明保尹三事四方』，猶如〈大孟鼎〉言孟『法保先王□有四方』，『保』都是輔保的意思。〈多方〉說夏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也是講不能輔保夏王享民，從語法和涵義看，都與〈方彝〉銘接近。」李學勤：〈令方尊、方彝新釋〉，《古文字研究》第16輯（1989年9月），頁219。其說存在不少問題，學者賈洪波指出：「在王命周公時，既用第二人稱代詞『子』（也就是『你』），則必為當面所命，而李先生於下文又說『王命周公任職輔保，本在八月甲申，其時周公大約不在朝中，故第四日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宮』，這是矛盾的。其次，大孟鼎銘兩動詞間，即『法保』之下，『□有』（按『有』前一字泐，依文意及右側殘留一豎筆，應即前銘『匍有四方』之『匍』，訓『撫』）之上有『先王』一詞作『法保』的賓語兼『撫有』的主語，而在令彝的『明保』與『尹』之間缺了這個重要的兼語詞，這是很迂曲難通的。於文獻及彝銘更無它證。〈多方〉的『保享』之後有介詞『于』介出賓語，與〈令彝〉句式亦不同。」詳賈洪波：〈論令彝銘文的年代與人物糾葛——兼略申唐蘭先生西周金文「康宮說」〉，《中國史研究》第1期（2003年3月），頁12。

王。下文用禘用光父丁，非周公旦子莫能當，若其孫則當云光祖考，始與禘祭義合，充足證子明即周公旦子也。<sup>11</sup>

吳寶煒未將「子」解為周公旦之子，因為這裡「周公」就是周公旦之子襲父爵的尊稱，再釋「子」為「兒子」，便有重複之嫌。其亦釋「保」為「太保」，與「尹」作官名連用，未將「尹」作動詞「正」解引領「三事四方」，乃據下文「明公尹」，「尹」為「冢宰」，其釋下文「出命」明言之：「王命任保尹也」，<sup>12</sup>故斷句為「王令周公子明保尹」。值得懷疑的是，吳氏從羅振玉說，以「康宮」、「成周」字眼，判〈令方彝〉為成康以後器物，<sup>13</sup>並據金文禮器「康昭宮」、「康穆宮」，與〈令方彝〉「康宮」印證，確定「王」為「周昭王」是否有率爾之嫌？<sup>14</sup>與羅振玉以此周公為周公旦後嗣不同，吳氏直接據《史記》索隱「周公次子留相王室」，確定其為「周公旦之子」名為「子明」者，並沒有其他文獻依據作為印證。

從語法上講，〈令方彝〉「明保」當為人名，那麼，〈洛誥〉「明保」是否也應當是人名呢？郭沫若即據〈令方彝〉訂正〈洛誥〉。<sup>15</sup>如果從吳寶煒〈令方彝〉「子明」為「人名」訂正〈洛誥〉，斷句與以往便不同：

<sup>11</sup> 吳寶煒：《周明公彝文釋考》（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石印本，1930年）。按：此文流傳不廣，學界少有言及，筆者據國家圖書館古籍室所藏，加以申說。

<sup>12</sup> 同上註。

<sup>13</sup> 詳羅振玉：〈矢彝考釋〉，頁1563。

<sup>14</sup> 〈令方彝〉製作年代問題學界聚訟已久，有作於「成王之世」、「康王之世」（郭沫若、譚戒甫〔字介夫，1887-1974〕）、「昭王之世」（吳寶煒、吳其昌、唐蘭〔字立廣，1901-1979〕、李學勤等）三說，其中「昭世說」最為流行，唐蘭以「康宮」為「康王之宮」，論說最為詳備。詳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第1期（1962年2月），頁15-48。賈洪波〈論令彝銘文的年代與人物糾葛——兼略申唐蘭先生西周金文「康宮說」〉一文申論其說。但也有不少學者提出異議，如：杜勇：〈關於令方彝的年代問題〉，《中國史研究》第2期（2001年6月），頁4-17；王永波：〈西周早期王年及相關歷史問題〉，《文史哲》第2期（2000年4月），頁91-99；王永波：〈矢令組銅器相關人物及其年代〉，收於《考古與文物》編輯部：《古文字論集（二）》（西安：《考古與文物》編輯部，2001年），頁65-80。其皆主「成王世說」，力駁「康宮」為「康王之宮」。各家論辯甚詳，茲不贅述。在筆者看來，確定〈令方彝〉製作年代，關鍵是「周公子明保」身分的確定。

<sup>15</sup> 郭沫若據〈令方彝〉「明保」（伯禽）訂正〈洛誥〉，其斷句為：「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詳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62-63。）趙光賢詳辨其說之非：「〈令彝〉中之王不能呼伯禽為子。『予沖子』或『予小子』只能是王自稱，不能稱人。如稱人，則等於說『我的孩子』，成王與伯禽同輩，不應如此稱呼。」詳趙光賢：〈「明保」與「保」考辨〉，頁181-197。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尚書·洛誥》）

「公明」為成王稱呼周公語，「保」作動詞接「予冲子」。但周公名「旦」，《尚書》多有所載，<sup>16</sup>何來稱「明」一說？《禮記·檀弓》「幼名，冠字……周道也」，<sup>17</sup>《儀禮·士冠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sup>18</sup>「旦」、「明」同義互訓，符合古人命名取字的方式：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詩·大雅·板》）<sup>19</sup>

旦，明也。（《說文·旦部》）<sup>20</sup>

成王不可能直呼周公名「旦」，「明」應當是周公之「字」。楊向奎先生即據《說文》提出周公字「明保」的說法：

把「明保」解作周公最困難的地方當然是〈令彝〉原文有「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一句話，既然明指「周公子明保」，為什麼說是周公本人？其實這是古今稱謂有所不同的原故。「周公子明保」不能解作「周公的兒子明保」，很明顯的原因是，如果「明保」是伯禽，他和周公的父子關係，天下皆知，無此必要，在銘文中也無此例。這不是兩個人，實際是「周公子明保」，「周公」是尊稱，「子明保」也是周公尊稱，前後一人。「周」是氏姓而「明保」是字。周公名旦字明保，正好是名字相應，《說文》「旦，明也」，是現成的說明。<sup>21</sup>

<sup>16</sup> 「予旦以多子越禦事篤前人成烈」（《尚書·洛誥》）；「以旦代某之身」（《尚書·金縢》）；「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尚書·金縢》）；「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尚書·君奭》）；「今在予小子旦，若遊大川」（《尚書·君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尚書·召誥》）。錢宗武解讀：《尚書》，頁366、284、284、396、401、350。

<sup>17</sup>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8，頁207。

<sup>18</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3，頁55。

<sup>19</sup> 〔清〕王先謙著，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22，頁920。

<sup>20</sup> 〔漢〕許慎著，〔唐〕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7上，頁140。

<sup>21</sup> 楊向奎：〈令彝考釋中的幾個問題〉，《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38。此文以周同屬名刊在《歷史研究》第4期（1959年8月）。



但如趙光賢所言，其說缺乏文獻證據支撐。<sup>22</sup>楊先生在後來〈再論「周公子明保」問題〉一文回應趙光賢的質疑，並結合〈洛誥〉、金文〈作冊鬲卣〉、〈明公簋〉等相關說法加以探究。<sup>23</sup>但其論說仍存在論證不足及未盡圓融之處，下文言及。

據虞萬里先生研究，「兩周金文中的稱謂已反映出嚴格的上可名下、下不可名上的等級諱名制，可與《詩》、《書》、《左傳》、《國語》等文獻中的稱謂互證互補，與古禮書中的稱謂制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從而可證明禮家所記喪祭朝聘等禮儀中的等級稱謂之真實性與可靠性……周人取字的堂皇禮說是表德和敬名……兩周傳世文獻和出土金文中未見有犯諱的確證，而確有避諱的實例」。<sup>24</sup>虞萬里即指出：「『子明』二字，當如楊向奎先生所解，為周公旦之字。旦、明義相應，『周公子明保』之稱謂，客觀反映出周初稱字諱名的避諱禮制。」<sup>25</sup>按照楊向奎周公字「明保」，「明保」作人名解的說法，其將「王若曰公」節斷句乃從郭沫若並理解為：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以上「公明保」是成王對周公的尊稱，而「予沖子」是成王自道的謙辭，換成簡單的口語就是「您、我」。<sup>26</sup>

但以「明保」作人名為周公旦之字，《尚書》未見他例。學者習慣以〈洛誥〉、〈多方〉「明保」對觀視為成語，〈多方〉處「明保」明顯非以人名解：「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於百為，大不克開。」

<sup>22</sup> 詳趙光賢：〈「明保」與「保」考辨〉，頁181-197。李平心據《通志·氏族略三》「毛氏，周文王之子毛伯明所封，世為周卿士，食采于毛」的說法，認為「周公子明保」當是文王之子「毛伯明」，亦舉證單薄，較為牽強。詳李平心：〈保卣銘新釋〉，《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79年4月），頁49-79。何幼琦〈評〈保卣銘新釋〉的人物考釋〉一文詳辨李說之非。詳何幼琦：〈評〈保卣銘新釋〉的人物考釋〉，《殷都學刊》第2期（1988年6月），頁6-12。

<sup>23</sup> 詳楊向奎：〈再論「周公子明保」問題〉，《繡經室學術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244-265。

<sup>24</sup> 詳虞萬里：〈商周稱謂與中國古代避諱起源〉，《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1輯（2006年12月），頁110-111。

<sup>25</sup> 同上註，頁173。

<sup>26</sup> 詳楊向奎：〈再論「周公子明保」問題〉，頁247。按：此文論證周公旦字「明保」未盡圓融，故流傳不廣，未受後來學者重視。

（《尚書·多方》）<sup>27</sup>並且，楊向奎先生以「公明保」、「予冲子」解為「您」、「我」的說法，也較為勉強，《尚書》、金文並未見這種說法的例證。

其實，「明保」並不應當連讀，「明」為周公旦之字，《尚書》、金文中有關例證，《尚書·周書》明確涉及周公稱謂僅以上數則，未有周公字「明」之明證。但〈酒誥〉首章，值得深思：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永不忘在王家。」（《尚書·酒誥》）<sup>28</sup>

按《尚書》「誥」、「命」體例，「王（若）曰」下當明言所誥命之人，<sup>29</sup>首章更應如此。<sup>30</sup>歷來注家多以〈酒誥〉「明」作動詞「宣布」、「宣明」解，<sup>31</sup>不知所命者為誰，故對「王」有武王、成王、周公之猜測。<sup>32</sup>其實，清人于鬯（字醴尊，1862-1919）鑑於《尚書》體例，即曾指出〈酒誥〉「明」應為「發語詞」，<sup>33</sup>「明」、「孟」古音相通，也就是〈康誥〉之「孟侯」：

<sup>27</sup> 錢宗武解讀：《尚書》，頁 418。

<sup>28</sup> 同上註，頁 324-327。

<sup>29</sup> 董作賓（字彥堂，1895-1963）、陳夢家（1911-1966）、于省吾（字思泊，1896-1984）、近人王占奎等對「王若曰」皆有考論。近人張懷通〈「王若曰」新釋〉、彭裕商〈「王若曰」新考〉二文，多有新論。彭裕商認為，商代是否有「王若曰」的說法，現有材料不能證明。就大量的金文及文獻材料觀之可能是周人的說法。殷墟甲骨文中記錄王命、王言數十例，均作「王曰」，沒有發現作「王若曰」的。〈盤庚〉「王若曰」、〈微子〉「微子若曰」，不能看作商代史官實錄原典，成書在周代的可能性較大，「王若曰」為周代金文、〈周書〉常見語彙。詳彭裕商：〈「王若曰」新考〉，《四川大學學報》第 6 期（2014 年 12 月），頁 5-10。其主要出現在王所發布「誥」、「命」之前，在語感上強調莊嚴性，起引領全篇的作用，是史官記錄王就國家大事、方針政策所發布「誥」（布政之辭）的現場講話。詳張懷通：〈「王若曰」新釋〉，《歷史研究》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182-188。

<sup>30</sup> 如宋吳棫（字才老，約 1100-1154）所言：「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眾人而作，則首稱其眾；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眾』，此為眾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眾』，〈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宋〕蔡沈注，錢宗武、錢忠弼整理：《書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卷 4，頁 171。

<sup>31</sup> 詳參劉起鈇、顧頡剛：《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1382-1383。

<sup>32</sup> 同上註，頁 1381-1382。

<sup>33</sup> 于鬯釋〈康誥〉「明侯」云：「孟讀為明。〈禹貢〉『被孟豬』，《周禮·職方氏》賈釋引作『被明都』是也。『侯』當訓『惟』，《漢書·禮樂志》顏注引服虔曰『侯，惟也』是也。孟明、明惟，並一聲之轉。『明惟』者蓋發語辭，猶下文爽惟之謂……〈酒誥〉『明大命于妹邦』，『明』亦發語辭。〈康誥〉發首曰『孟侯』，猶〈酒誥〉發首曰『明』矣。」詳〔清〕于鬯：《香草校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卷 7，頁 138。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尚書·康誥》）<sup>34</sup>

于鬯以「明」為發語詞，除以〈酒誥〉、〈康誥〉互證外，《尚書》並無他例。于鬯又以「孟侯」為成王對「康叔大子」之稱呼，以通「朕其弟」、「小子封」之義，略顯牽強，故未與〈酒誥〉章對讀。<sup>35</sup>其實，不必迂曲以通其義，如同〈洛誥〉「公明」是成王對周公之稱呼，〈酒誥〉「明」、〈康誥〉「孟（明）侯」乃武王對周公之稱呼，<sup>36</sup>「周公」是武王弟，所以稱「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對康叔之稱呼。<sup>37</sup>如此，〈酒誥〉章則另作斷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永不忘在王家。」（《尚書·酒誥》）<sup>38</sup>

<sup>34</sup> 錢宗武解讀：《尚書》，頁 309。

<sup>35</sup> 于鬯云：「今文家以封衛之康叔封，非文王之子康叔，乃文王子康叔之子仍號康叔也……文王之子康叔之大子也，故曰大子年十八為孟侯。大子者康叔也。故成王封康叔于衛而呼之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侯者，即是小子封之稱號也，非別有所謂孟侯也……孟侯為周公之從子，即為成王之從弟，則稱朕其弟之義可通。」詳〔清〕于鬯：《香草校書》上冊，卷 7，頁 136-137。

<sup>36</sup> 劉起鈇（1917-2012）指出：宋代胡宏（字仁仲，1106-1162）、吳棫、朱熹（字元晦，1130-1200）、蔡沈（字仲默，1167-1230）始提出〈康誥〉是武王誥辭之說，其理由是：文中「王若曰」之後即呼「朕其弟小子封」，顯然這個王只能是周武王；同時文中只稱說文王，無一語及武王，顯然也非武王以後語等等（見《皇王大紀》、《朱子語類》及《蔡傳》）。從此自宋迄清，很多學者都承認此說，直至近代還有不少人以為這確是武王封康叔的誥辭（如簡朝亮〔字季紀，1851-1933〕、陳夢家等）。但又指出王鳴盛（字鳳喈，1722-1797）據鄭玄（字康成，127-200）說明確指出「王若曰」之「王」是「周公」，周公攝政履天子位以稱王。詳參劉起鈇、顧頡剛：《尚書校釋譯論》，頁 1362-1365。杜勇也指出「王若曰」之「王」是指「周公」，〈康誥〉乃周公的誥辭。詳參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5-53。其實劉起鈇、杜勇以〈康誥〉為周公的誥辭，仍然存在論證不足及牽強之處。說詳程元敏：〈論尚書大誥諸篇「王曰」之王非周公自稱（下）〉，《孔孟學報》第 29 期（1975 年 4 月），頁 157-181。而當我們將「孟（明）侯」確定為武王對周公的稱呼，則進一步證實了自宋至清學者〈康誥〉是武王誥辭的說法。

<sup>37</sup> 如宋吳棫所云：「〈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自為一書無疑。」〔宋〕蔡沈注，錢宗武、錢忠弼整理：《書集傳》，卷 4，頁 171。對吳棫〈酒誥〉為妹邦而作，蔡沈疑其說之非：「既謂專誥於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宋〕蔡沈注，錢宗武、錢忠弼整理：《書集傳》，卷 4，頁 171。）當我們以「明」為武王對「周公」之稱呼，蔡沈之疑渙然冰釋，「乃穆考文王」則是就「周公旦」而言，「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為武王告周公之書也。

<sup>38</sup> 按：當對〈酒誥〉首章重新斷句後，對「大命」的詮解便與以往不同。《尚書》中有數處

「明」、「孟（明）侯」為何不是成王對周公旦之稱呼？因為武王封周公旦爵位為「魯侯」，<sup>39</sup>封「周公」當是武王去世後攝政輔佐成王之時。成王稱呼周公見於〈洛誥〉，除稱「公明」外，一般皆稱「公」，而不直呼其「字」，以表尊崇：<sup>40</sup>

「集大命」、「建大命」的說法，「大命」多作名詞解：「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尚書·太甲上》）「作『天命』解」；「無戲怠，懋建大命」（《尚書·盤庚下》）「作『教命』解」；「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尚書·西伯戡黎》）「作『命令』解」；「肆予曷敢不越卬牧寧王大命」（《尚書·大誥》）「作『使命』解」；「天乃大命文王」（《尚書·康誥》）「作『將天命』解」；「其集大命于厥躬」（《尚書·君奭》）「作『天命』解」；「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尚書·君奭》）「作『天命』解」；「用克達殷集大命」（《尚書·顧命》）「作『天命』解」。以上有關「大命」的注譯取自江灝、錢宗武譯注，周秉鈞審校：《今古文尚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01、130、150、207、217、278、280、318。在此思維定勢下，歷來學者詮解〈酒誥〉「大命」作名詞「重大教令」，因此「明」順理成章作「宣布」、「宣明」解。而當本文重新句讀〈酒誥〉首章作「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其語法形式與以上所列「大命」用法皆不同，而與〈大誥〉首章「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類似，此「大誥」作「通告」解。〈酒誥〉首章「明」如「猷」作「發語詞」（于鬯解）或作「人名」周公之「字」解時，「大命」即應作動詞「遍命」解，如此且如同〈大誥〉符合《尚書》誥命體首章「王若曰」標誌語句的形式。《尚書》「大命」作「遍命」解雖僅〈酒誥〉一見，但此以「大」作「普遍」解接動詞的語法形式，除〈大誥〉「大誥爾多邦」典型例證外，《尚書·周書》中亦多見，如：「大告武成」（《尚書·武成》）、「大賚于四海」（《尚書·武成》）、「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尚書·洛誥》）、「大降喪于殷」（《尚書·多士》）等。錢宗武解讀：《尚書》，頁254、258、357、373。

<sup>39</sup> 按：《孟子·告子下》、《史記·魯世家》、《史記·周本紀》均言武王封周公於魯。明鄭曉（字室甫，1499-1566）云：「魏壯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嗣父侯于魯……伯禽絕非始封之君。」〔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卷24之下，頁811-812。說又詳李衡眉：〈周公旦為魯始封之君說〉，《先秦史論集續》（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87-118。

<sup>40</sup> 按：學者在此可能提出疑問：〈洛誥〉中成王六次稱呼周公，為何篇中突兀稱呼周公為「公明」？其實，這是〈洛誥〉篇內存在錯簡的緣故。〈洛誥〉存在錯簡已為學界共識，宋元人金履祥（字吉父，1232-1303）《尚書表注》、吳澄（字幼清，1249-1333）《書纂言》，今人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金兆梓（字子敦，1889-1975）《尚書詮釋》、趙光賢等皆有論述。尤其是吳澄《書纂言》從〈洛誥〉篇的內在邏輯出發，聯繫各章節的映照呼應關係，將「王若曰公明」章移置於首章敘論周公來洛事宜「拜首稽首誦言」句後，作為第二章，為〈洛誥〉成王正式誥命周公之辭。此亦如同〈召誥〉首章先「記事」，自第二章方為召公正式誥勉成王之辭。說詳顧海亮：〈吳澄《書纂言》對〈洪範〉、〈洛誥〉錯簡的釐正〉，《漢學研究集刊》第31卷（2020年12月），頁53-91。《尚書》中「王若曰」乃是君王誥命臣下的標誌性語句，「王若曰」下當明言所誥命之人，此則進一步印證「王若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公既定宅。」

王若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王曰：「公功棗迪篤，罔不若時。」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因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尚書·洛誥》）<sup>41</sup>

觀諸《尚書》，武王稱呼周公僅見以上兩則。但武王稱呼康叔「封」，〈康誥〉、〈酒誥〉、〈梓材〉多可見之，<sup>42</sup>清華簡《保訓》篇記載文王訓告武王亦有類似稱呼：「〔王〕若曰：『發，厥（朕）疾壺甚，忝（恐）不女（汝）及訓！』」<sup>43</sup>故而〈酒誥〉首章武王稱周公「明」，有類似說法可循。

《尚書》、《詩經》武王、召公告誡成王，稱呼先祖「公劉」（按：公，爵位；劉，字或名），即類似〈洛誥〉「公明」：

王若曰：「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大王，肇基王跡。」（《尚書·武成》）<sup>44</sup>

篤公劉，匪居匪康。

篤公劉，于胥斯原。

篤公劉，逝彼百泉。（《詩·大雅·公劉》）<sup>45</sup>

金文「公束」、「公上父」也是其例：

公束鑄武王、成王異鼎，唯四月既生霸己醜，公賞作冊大白馬，

---

曰」下稱「公明」的合理性所在。

<sup>41</sup> 錢宗武解讀：《尚書》，頁 358、363、364、364、365。

<sup>42</sup>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尚書·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尚書·康誥》）、「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尚書·康誥》）、「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書·酒誥》）、「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尚書·酒誥》）、「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尚書·酒誥》）、「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尚書·梓材》）。錢宗武解讀：《尚書》，頁 311、312、313、327、328、330、336。

<sup>43</sup>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 143。

<sup>44</sup> 錢宗武解讀：《尚書》，頁 255。

<sup>45</sup> 〔清〕王先謙著，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卷 22，頁 898、899、899。

大揚皇天尹大保宦。(〈作冊大方鼎〉,《集成》02758)

天子弗忘公上父胡德……用作公上父尊,于朕考。(〈師鬲鼎〉,  
《集成》02830)<sup>46</sup>

「束」、「上父」為召公之「字」。<sup>47</sup>其實,《尚書》周公稱呼召公「保奭」、「君奭」,<sup>48</sup>成王稱呼「君陳」、穆王稱呼「君牙」,<sup>49</sup>亦類似於「公明」。

既然周初稱字諱名的避諱禮制已形成,從《尚書》、金文中能夠辨識出康叔、召公等人之「字」,那麼,周公旦之「字」也是無法迴避的問題。由於《尚書》中武王、成王稱呼周公甚少,加上西周之世去今杳遠,金文相關文獻晦澀難徵,學者無法從中直接窺出周公旦之「字」到底為何。而我們通過結合古人命名取字的方式,以及「旦」、「明」同義互訓的啟發,從《尚書》中武王、成王稱謂周公涉及「明」的表述中探蹟索隱,能夠發現「明」為周公旦之字的蛛絲馬跡。<sup>50</sup>對此,下文結合相關金文再作論證。

<sup>46</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第2冊,頁1426、1502。

<sup>47</sup> 詳吳鎮鋒:《金文人名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56、113。

<sup>48</sup>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尚書·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尚書·君奭》)、「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尚書·君奭》)、「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尚書·君奭》)、「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尚書·君奭》)。「蔡傳」云:「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宋〕蔡沈注,錢宗武、錢忠弼整理:《書集傳》,卷5,頁202。但學者研究,周公稱召公為「君奭」,是沿用了商人對伊尹、黃尹(保衡)又稱作伊奭、黃奭的典故,是崇古賢而尊召公之意。詳殷璋璋等:〈周初太保器綜合研究〉,《考古學報》第1期(1991年3月),頁1-23。

<sup>49</sup>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尚書·君陳》)、「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尚書·君陳》)、「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尚書·君牙》)。錢宗武解讀:《尚書》,頁448、450、480。

<sup>50</sup> 周公作洛邑設立「明堂」。古今學者對「明堂」名稱之由,皆未能指明。王國維云:「古制中之聚訟不已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詳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觀堂集林》,收於王國維著,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卷3,頁69。「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逸周書·作洛解》)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5,頁573。「明堂」形制由來已久:「明堂之制古矣,黃帝曰合宮,唐曰衢室,虞曰總章,夏曰陽館……及周曰明堂。」(《五禮通考·明堂》)[清]秦蕙田:《五禮通考》,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冊,卷24,頁638。當時,周公攝政輔成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禮記·明堂位》)[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31,頁841-842。以周公當時之地位及功勞,冠其字「明」命堂名,以彰顯功勳,應在情理之中。由於文獻

### 三、《尚書·洛誥》、〈令方彝〉「明保」說及相關內容可互證

再以〈洛誥〉「公明！保予冲子」反觀〈令方彝〉，則應另作斷句：

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矢令方彝〉）

如此，〈洛誥〉、〈令方彝〉「明保」之解毫無抵牾。〈洛誥〉「公明」是成王對周公直接稱呼，而〈令方彝〉「周公子明」是史官對成王令周公之語的間接記錄，故所稱不同。「公明」即是「周公子明」之省稱，也就是周公旦。「公」為爵號，「子」即如吳寶煒所言乃男子尊美之稱。<sup>51</sup>李學勤先生敏銳地覺察到，〈令方彝〉中「周公」、「公」、「明公」其實是一個人，將「周公子」解為「周公之子」、「周之公子」，上下文義實難以貫通。<sup>52</sup>但其沒有意識到，「子」乃尊稱，王令「周公子明」，所令的即是周公，不必非得在「周公」下斷讀，以「子」作代詞屬之下句。其實，以《尚書》「明保」為成語實為勉強：<sup>53</sup>

---

難徵，筆者提出此說僅是初步推斷，尚待進一步論證。《逸周書·作洛解》「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及《五禮通考·明堂》「合宮、衢室、總章、陽館、明堂」的說法第二字皆為宮室名，第一字作為形容詞描述第二字。「明堂」之「明」雖是取周公旦之字以名之，但其意並非作名詞解，而是取「明」、「旦」的原本形容詞意義，與其他諸例相合。

<sup>51</sup> 《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鄭玄箋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清〕王先謙著，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卷4，頁330。《儀禮·鄉射禮》：「某酬某子」，鄭玄注：「《春秋傳》曰：『字不若子。』」賈公彥疏：「子是尊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儀禮注疏》，卷12，頁222。《穀梁傳·宣公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范寧注：「子者，人之貴稱也。」〔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夏先培整理：《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12，頁200。

<sup>52</sup> 李學勤說：「從上下文義分析，『令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公令』的『公』顯然承『周公宮』的『周公』而言。羅氏誤以『周公宮』為『周公旦之廟』，不知如『周公』是已故的，下面的『宮』就沒有著落了。大家知道，金文中的『宮』，有時指宗廟，有時則是生人的宮寢。明白了這一點，容易看出，把『王命周公子明保……』讀為一句，不管『周公子』是周公之子還是周之公子，都不妥帖，因為王所令『受卿事寮』的，和下文出令『同卿事寮』的，只能是同一個人。這一句的讀法，應該是在『周公』下斷讀。換句話說，王所令的不是周公子而是周公。」李學勤：〈令方尊、方彝新釋〉，頁219。

<sup>53</sup> 觀諸《尚書》，「明保」說法有〈說命下〉、〈洛誥〉、〈多方〉三處。〈說命下〉「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之「明保」說，學者多不取。〈說命〉三篇闕若璣（字百詩，1636-1704）已考訂為偽古文《尚書》。並且今見存的梅本古文《尚書·說命》從形式到內容都與清華簡〈說命〉皆不同，再次證明前人把〈說命〉定為偽作鐵案如山。說詳杜勇：〈從清華簡〈說命〉看古書的反思〉，《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2013年8月），頁1-7。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於百為，大不克開。（《尚書·多方》）

據〈多方〉下文「大不克明」、「大不克開」對文，以及〈堯典〉「克明俊德」、《詩經》「其德克明」的句式，「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不應當連讀。<sup>54</sup>

吳寶煒以「保尹」作官名連讀，並無他例可循，並且據其所言，〈令方彝〉、〈洛誥〉「明保」說難能互證。當如上重新斷句，將「保尹」名詞作動詞解引領「三事四方」，則甚貫洽。「保」作動詞與其他動詞連用，《詩經》「保明」、「保艾」也是其例：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詩·小雅·南山有臺》）<sup>55</sup>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詩·周頌·訪落》）<sup>56</sup>

《尚書》除〈多方〉「保享」外，更多可見，如：「保乂」、「保惠」、「保釐」、「保受」：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尚書·康誥》）

保受王威命明德。（《尚書·召誥》）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尚書·多士》）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尚書·無逸》）

胥保惠，胥教誨。（《尚書·無逸》）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尚書·君奭》）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尚書·君奭》）

命畢公保釐東郊。（《尚書·畢命》）<sup>57</sup>

<sup>54</sup> 詳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 57。李學勤據〈多方〉「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將〈令方彝〉斷句為「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不足為憑。

<sup>55</sup> 〔清〕王先謙著，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卷 15，頁 597。

<sup>56</sup> 同上註，卷 26，頁 1040。于省吾先生明確指出「明保」乃周人成語：「〈多方〉『大不克明，保享于民』，《詩·訪落》『以保明其身』、『保明』即『明保』，矢彝及矢尊均有王命周公子明保之語，是『明保』乃周人語例。」于省吾：《雙劍謠尚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 3，頁 189。其在《尚書》「明保」成語思維下，認為《詩經·訪落》「保明」也就是《尚書》「明保」。于省吾：《雙劍謠吉金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上之 2，頁 164。其實，以《詩·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與「以保明其身」對言之，可見《詩經》「保明」與〈洛誥〉、〈令方彝〉「明保」關聯不大。



金文亦有其例，如「保辭」、「保業」：

以降大福，保辭鄙國。(〈宗婦鄙嬰鼎〉，《集成》02687)

保辭周邦，峻尹四方。(〈克鼎〉，《集成》02836)<sup>58</sup>

保業厥秦，號事蠻獫。(〈秦公簋〉，《集成》04315)<sup>59</sup>

作馮左右，保辭王國。(〈晉公盆〉，《集成》10342)<sup>60</sup>

其實，金文「辭」為「乂」、「艾」之本字，王國維有詳言：

彝器中多見「辭」字……此經典中「乂」、「艾」之本字。《釋詁》：「乂，治也。」「艾，相，養也。」《說文》：「𠄎，治也。從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𠄎。』」是經典「乂」字，壁中古文作「𠄎」。此「𠄎」字蓋「辭」字之譌。初以形近譌為「辟」，後人因「辟」讀與「辭」讀不同，故又加「乂」以為聲。經典作「乂」、「艾」，亦「辭」之假借。《書·君奭》之「用乂厥辟」即毛公鼎之「𠄎辭厥辟」也。〈康誥〉之「用保乂民」，〈多士〉、〈君奭〉之「保乂有殷」，〈康王之誥〉之「保乂王家」，《詩·小雅》之「保艾爾後」，即克鼎、宗婦敦、晉邦盥之「保辭」也。「辭厥辟」之「辭」用「相」義，「保辭」之「辭」兼「相」、「養」二義，皆由「治」義引申，其本義當訓為治。<sup>61</sup>

並且「辭」、「業」、「乂」、「艾」乃同聲，<sup>62</sup>「保乂」、「保艾」、「保辭」、「保業」意為「輔佐治理」。〈克鼎〉「峻尹四方」，即與〈令方彝〉「保尹三事四方」類似。

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尚書·微子之命》)

惟爾殷侯尹民。(《尚書·多方》)

<sup>57</sup> 錢宗武解讀：《尚書》，頁311、353、375、387、390、398、399、472。

<sup>58</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第2冊，頁1370、1514。

<sup>59</sup> 同上註，第4冊，頁2682。

<sup>60</sup> 同上註，第7冊，頁5577。

<sup>61</sup> 王國維：〈釋辭〉，《觀堂集林》，收於王國維著，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8卷，卷6，頁183。

<sup>62</sup> 詳楊樹達：〈秦公毘跋〉，《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國科學院，1952年），頁43-44。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尚書·多方》<sup>63</sup>

淵哲康王，勳尹億疆。《史牆盤》，《集成》10175)<sup>64</sup>

「尹爾多方」、「尹茲東夏」、「尹億疆」亦如之。《爾雅》：「尹，正也。」<sup>65</sup>《說文》：「尹，治也。」<sup>66</sup>江聲云：「尹，正也，治也，言正治天下也。」<sup>67</sup>〈令方彝〉「保尹三事四方」語境中，「保」是就輔相三事之官而言（對內），<sup>68</sup>「尹」是就正治天下四方而言（對外），「保尹三事四方」也就是《左傳》所言：「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左傳·定公四年》）<sup>69</sup>「保尹」、「保辭」義近。郭沫若等以「尹」引領「三事四方」，于省吾謂「內正三事，外正四方」，<sup>70</sup>其實，「內正治（尹）三事之官」並沒有「內輔相（保）三事之官」文意妥帖。

既已明確〈令方彝〉「王」是「成王」、「周公子明」就是「周公旦」，〈令方彝〉製作年代當在成王之世。<sup>71</sup>〈令方彝〉屢稱之「明公」，就是「周公

<sup>63</sup> 錢宗武解讀：《尚書》，頁304、416、420。

<sup>64</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第7冊，頁5484。

<sup>65</sup> 胡奇光、方環海：《爾雅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41。

<sup>66</sup> 〔漢〕許慎著，〔唐〕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卷3下，頁64。

<sup>67</sup> 〔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收於〔清〕阮元編：《皇清經解》（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卷397，頁12。

<sup>68</sup> 郭沫若指出：「『三事』乃〈立政〉之『立政（正）：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之任人、準夫、牧，羅以為司徒、司馬、司空者乃後起之說也。」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37。

<sup>69</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四）》（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536。

<sup>70</sup> 于省吾：《雙劍詒吉金文選》，卷上之2，頁163。

<sup>71</sup> 郭沫若將〈令方彝〉製作年代定為成王之世，否認「康宮」為「康王之宮」：「單就文字而言，『康宮』與『京宮』對文，如『康宮』為『康王之廟』，則『京宮』不當為『京王之廟』耶？『癸未』、『甲申』、『乙酉』均連日事，故『京宮』與『康宮』均當在成周，『康王之廟』似不當在成周。要之，以一字之相同而遂定為某王之廟，此未免過於武斷。」詳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41-42。其說合乎情理。由與「令方彝」製作者作冊矢令相關器物〈作冊大方鼎〉、〈宜侯矢簋〉、〈令簋〉，可知「作冊矢令」在成王時輔佐周公，康王時已是一方諸侯」。詳劉義峰：〈令方彝斷代論〉，《南方文物》第4期（2015年12月），頁204-206。朱鳳瀚先生認為，「京宮」即〈何尊〉之「京室」，是祭祀上二代以上先祖之先王宗廟，相當於〈作洛解〉「宗宮」；康宮，是時王父考之廟，相當於〈作洛解〉「考宮」；「王」相當於〈作洛解〉「路寢」，即王之寢宮所在。寢內也可以舉行祭祀，如《禮記·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詳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第1期（2006年2月），頁3-14。其解〈令方彝〉「京宮」、「康宮」分別為〈作洛解〉「宗宮」（先祖之先王宗廟）、「考宮」（時王父考之廟），若據〈令方彝〉所載，「京宮」、「康宮」、「王」當皆建成於作洛之時。

子明」之省稱、〈洛誥〉之「公明」。<sup>72</sup>「明」、「明公」金文〈作冊鬲卣〉、〈明公簋〉另見，只不過學者在《尚書》「明保」成語思維下，沒有意識到「明」當為周公旦之字：

惟明保殷成周年，公賜作冊鬲卣、貝。鬲揚公休，用作父乙尊彝。（〈作冊鬲卣〉，《集成》05400）<sup>73</sup>

如前所言，郭沫若據〈傳卣〉「令師田父殷成周年」（《集成》84206），確定〈令方彝〉「明保」為人名。<sup>74</sup>但「令師田父」固為人名，並不意味「明保」亦為人名無疑。其實，「明」指「周公旦」，「保」為動詞與「殷」連讀。《周禮·春官·大宗伯》「殷見曰同」，<sup>75</sup>「殷成周」，在成周行殷同之禮，「保殷」，即「在殷同之際輔相周成王」。<sup>76</sup>

惟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邀邑，魯侯又（侑）囚（猷）工（功），用作旅彝。（〈明公簋〉，《集成》04029）<sup>77</sup>

銘文「明公」、「魯侯」，前後兩個不同稱謂，明顯應該是兩人。郭沫若以「明公」、「魯侯」（伯禽）為同一人，以〈令方彝〉「明保」為「伯禽」，如其自

<sup>72</sup> 李學勤取〈洛誥〉舊注認為〈令方彝〉「明公」一詞的解釋，要與「明保」區分開來，兩詞實際是沒有任何聯繫的，並與《尚書·洛誥》「明辟」、「禮記·祭統」「明君」對比，「明公」相當於《尚書·康誥》的「孟侯（與明通）」，「明」為美稱，形容詞。「明公」的「明」，猶〈作冊大方鼎〉「皇天尹太保」之「皇」。詳李學勤：〈令方尊、方彝新釋〉，頁220-221。以明侯為「美稱」，王樹枏（字晉卿，1852-1936）發其先聲：「孟，明也……明侯猶明辟、明君之誼。」〔清〕王樹枏：《尚書商誼》，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3冊，卷1，頁8。其皆未意識到「明」當是周公之字，而「明公」作「周公」美稱，文獻難徵。按：不少學者認為「明」是副詞或形容詞而不是人名。說詳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年），頁268-72；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增訂本）》，頁61。但如上所論，以「明保」為成語，將「明」解作「形容詞」或「副詞」，〈洛誥〉、〈令方彝〉「明保」難以互證。而筆者視「明」為人名，乃周公旦之字，有《尚書》、金文諸多例證，自成其說，二者毫無抵牾可以互證。

<sup>73</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第4冊，頁3370。

<sup>74</sup> 詳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37。

<sup>75</sup> 楊天宇：《周禮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77。

<sup>76</sup> 李學勤即認為「明保殷成周」與「明保予沖子」、「明保尹三事四方」文例相似，將「保殷」連讀，此語主詞是下文「公」。（詳李學勤：〈令方尊、方彝新釋〉，頁219-220。）但「不至於『保殷』兩個動詞連用，前面又加上一個修飾副詞『明』，如此囉嗦又省掉了關鍵的主詞」。賈洪波：〈論令彝銘文的年代與人物糾葛——兼略申唐蘭先生西周金文「康宮說」〉，頁13。當我們以「明」（周公）為主詞，並無此舛誤。

<sup>77</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第3冊，頁2204。

言：「然不幸魯公伯禽別號明公明保之說，歷來所未前聞。」<sup>78</sup>此銘意當為：周成王命周公旦遣三監、伐東夷，周公之子魯侯伯禽隨父出征。<sup>79</sup>《禽簋》可與之互證：「王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又啟祝，王錫百孚，禽用作寶彝。」（《集成》04041）<sup>80</sup>如若拋開「明保」思維成見，此兩例也是「明」乃周公旦之字的佐證。

《尚書》乃三代子餘之殘編斷簡，文字佶屈聱牙、歧義迭出。以「明」為周公旦之字，《尚書》、金文不少疑竇因此可以通讀，尤其使〈洛誥〉、〈令方彝〉「明保」難能互證之問題得到合理解決：「明保」實屬子虛烏有，周公旦後嗣中並不存在「明保」其人；《尚書》「明保」並非成語，<sup>81</sup>「明」為周公旦之字乃貫穿《尚書》、金文之通例。<sup>82</sup>因此〈令方彝〉、〈作冊鬲〉、〈明公簋〉應該視為周公旦的行實記錄重新加以審視。

<sup>78</sup> 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39-40。

<sup>79</sup> 伯禽隨父奉成王命東征，文獻多載：《費誓·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戎並興。東郊不開。」《尚書·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甲戌，我惟征徐戎。」《史記》載：「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伯禽即位以後，有管、蔡等反也，淮戎亦必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于費，作〈費誓〉。」〔漢〕司馬遷著，〔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魯周公世家》，《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33，頁1524。《清華簡·繫年》第三章也可見之：「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于殷。武王陟，商邑與反，殺三監而立錄子耿。成王救伐商邑，殺錄子耿，飛廉東逃于商奄氏。成王伐商奄，殺飛廉，西遷商奄之民于朱吾。」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41。

<sup>80</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第3冊，頁2216。

<sup>81</sup> 值得注意的是，姜昆吾：《詩書成詞考釋》（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一書即未將《尚書》「明保」視為成語。

<sup>82</sup> 按：值得注意的是，前人對周公旦之「字」亦有所提及，傳世文獻中最早提及周公之字者，為唐人所撰〈周公祠碑〉中「公字朝明」的表述，即與本文「周公字明」說類似。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303，頁1357。然此說清人多有批評，斥為附會。清人周廣業（字勤補，1730-1798）云：「開元二年有〈周公廟碑〉云：『公字朝明』，不見經傳。案：公名同睿宗，不敢斥言，遂偽撰此字。唐人妄誕，往往有此周公祠碑。」〔清〕周廣業著，徐傳武、胡真校點：《經史避名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16，頁430。清人趙紹祖（字繩伯，1752-1833）云：「唐祈雨〈周公祠碑〉……〈碑〉云：『公字朝明』，余未之前聞，此疑好奇者之過也。」〔清〕趙紹祖輯：《古墨齋金石跋》，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4，頁73。清人劉世珩（字聚卿，1875-1926）云：「唐開元二年〈周公祠碑〉……碑文內稱公字朝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云云。公字他書未見稱引，唐人石刻名字家世間有附會，此其一也。」〔清〕劉世珩：〈周公年表〉，《聚學軒叢書》第4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跋」。唐人「公字朝明」說雖為附會之說，但卻非萬全無稽之談，「朝明」與周公之名「旦」的含蘊即相通。但周公旦字「朝

楊向奎先生雖指出〈作冊鬲卣〉「惟明保殷成周年」與〈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屬一事，〈令方彝〉「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即周公攝政第七年事，但疏於具體論證，難以令人信服。<sup>83</sup>〈作冊鬲卣〉「惟明保殷成周年」指周公在某次成周輔相成王舉行殷見典禮，具體時間不得而知。殷見典禮是西周諸侯朝覲天子的大型儀禮活動，周王借此來掌控諸侯，從而確立天子的權威。<sup>84</sup>〈令方彝〉雖未出現「殷」字，但周公受成王之命於成周召集百僚臣工、四方諸侯施號「三事令」、「四方令」，並舉行隆重祭祀，確是典型的殷見之禮。郭沫若即有覺察：「『明保殷成周』當即殷見於成周，《周禮·春官·大宗伯》『殷見曰同』。此與本彝之『出同卿事寮』當系同時事。」<sup>85</sup>「同」字暗示此次活動殷見典禮的性質，〈作冊鬲卣〉周公輔相成王舉行殷見典禮，〈令方彝〉則具體記載了周公輔相成王舉行殷見之禮的詳細過程，周公兩次輔佐成王於成周舉行殷見之禮很可能就是同次事。史載周公歸政成王後三年而卒於豐京，<sup>86</sup>也

---

明」的說法明顯缺乏經傳證據支持，而本文所論周公旦字「明」說卻有《尚書》及金文類似文獻相印證，更值得信從。誠然，尚祈西周之世更為直接明確的周公旦之字的新證據，以印證本文所論。

<sup>83</sup> 參楊向奎：〈再論「周公子明保」問題〉，頁 252-253。

<sup>84</sup>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殷見曰同」，鄭玄注：「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 18，頁 464。又，《周禮·秋官·大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玄注云：「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偏矣。」〔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卷 37，頁 993。「殷見」亦曰「殷同」，也可省稱「殷」。李裕杓〈西周時期殷見典禮芻議〉一文通過考察「傳世文獻殷見典禮」、「出土文獻殷見典禮」，對西周時期殷見典禮有詳盡考察。詳李裕杓：〈西周時期殷見典禮芻議〉，收於鄧章應主編：《學行堂語言文字論叢》第 2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 134-147。

<sup>85</sup> 郭沫若：〈令彝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 37。

<sup>86</sup> 《尚書大傳》云：「周公致政，封魯，老于周，心不敢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必死葬成周，示以天下臣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宋羅泌〔字長源，1131-1189〕撰，宋羅莘注《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引）見〔漢〕伏生著，〔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 2，頁 84。又云：「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元金履祥《通鑑前編》引），見〔漢〕伏生著，〔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卷 2，頁 84。按：漢伏生所撰

就是說周公致政成王後三年之內已經離開成周。殷見典禮是當時很重要的大型典禮，有其特定的程式，周天子在前一年派臣通知各方諸侯，<sup>87</sup>在這三年之內於成周舉行兩次殷見典禮的可能性很小。由〈洛誥〉「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予齊百工，佅從王于周」等說法，可知成王元年周公歸政成王於洛邑舉行了殷見之禮，周公輔相成王舉行的殷見之禮，應當就在元年歸政之時。

〈令方彝〉乃元年成王、周公在洛邑的行實記錄，「八月甲申」成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八月丁亥」命矢傳告於周公宮，屬於間接「記事」性質；〈洛誥〉乃元年成王、周公派遣使者就宅洛事宜的言語問答，屬於直接「記言」性質。其中成王於洛邑命周公語僅見「王若曰公」節，即當在元年8月丁亥，成王命周公「保予冲子」、「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勤施于四方」，也就是命矢傳令周公「保尹三事四方」的具體內容，授予其卿事寮之職，乃為「居師」之用。其實，客觀細味〈令方彝〉內容，成王如此鄭重命周公「保尹三事四方」，授予其「卿事寮」顯赫官職，並召集百官諸侯於成周舉行隆重殷見典禮，授意周公「舍三事令」、「舍四方令」，非當洛邑建成舉行元祀殷見典禮之際莫屬。〈師旦鼎〉可作進一步印證：

惟元年八月丁亥，師旦受命，作周王大姒保尊彝。（〈師旦鼎〉）<sup>88</sup>

清阮元（字伯元，1764-1849）謂〈師旦鼎〉乃成王元年，周公受命作禋祀於文、武所作之器。<sup>89</sup>〈令方彝〉8月丁亥成王命矢傳令周公，雖未有命周公準備祭祀之明言，但由〈洛誥〉「惇宗將禮，稱秩元祀」說可知確有其事。

---

《尚書大傳》元代猶存，明代亡佚，今有清人輯佚本。

<sup>87</sup> 西周時期殷見典禮皆在成周舉行，有其特定的程式，如西周晚期〈文盃〉載：「唯王廿又三年八月，王命士百父殷南邦君者（諸）侯，乃易（賜）馬。王命文曰：『率道于小南。』唯五月初吉，還至於成周，作旂盃，用對王休。」劉雨、嚴志斌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37。周王召集南國的諸侯前來朝見，事情由士百父組織施行。王命文領路南土的小諸侯，翌年五月，文帶領他們回到成周。《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卷33，頁880。由〈文盃〉、《周禮·職方氏》互見，可知殷見典禮的大體程式。殷見典禮舉行的前一年，王派臣巡省各方諸侯，告知他們舉行殷見的時間地點，並率領他們到達殷典禮。說詳參李裕鈞：〈西周時期殷見典禮芻議〉，頁143-147。

<sup>88</sup> 〔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4，頁203。

#### 四、結論

觀諸《尚書》，注家解「明」有「勉力」、「顯明」等義，並沒有意識到武王、成王稱呼「明」有可能是周公旦之字，〈令方彝〉等金文「明」、「明保」為人名，給我們提供新啟發。前賢運用二重證據法詮解「明保」，或如羅振玉以〈洛誥〉動詞「明保」訂正〈令方彝〉，或如郭沫若以〈令方彝〉人名「明保」訂正〈洛誥〉，二者文義難以貫通，不可互證。其解「明保」為周公之子伯禽，以「王若曰公」節為「成王誥命伯禽之文」，「〈令彝〉銘文則優足以證〈洛誥〉」，<sup>90</sup>其說較為附會，實難令人信服。其中癥結在於，

<sup>89</sup> 阮元云：「惟周公攝政之七年，即成王即政之元年，證之此器，灼然無疑。是時周公禋于文、武，祭器作焉。曰受命者，受成王之命也。」〔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4，頁203-204。按：王國維云：「成王即位，周公攝政之初，亦未嘗改元。〈洛誥〉曰『惟七年』，是歲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之七年。成王嗣位，於茲五歲，始祀於新邑，稱秩元祀，《經》乃云惟七年，而不云十有八祀。」詳王國維：〈周開國年表〉，收於王國維著，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頁153-154。〈師旦鼎〉之「元年」即祭天改元之年，也就是〈洛誥〉所謂「元祀」。《今本竹書紀年》成王紀譜下云：「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於皇門。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43、244。《逸周書·作雒》亦載：「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殯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卷5，頁514-518。《今本竹書紀年》、《逸周書·作雒》所謂「元年」，是後世史家記載所理解的武王逝世後成王即位第一年的意思，也就是《尚書大傳》所謂「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並非在〈洛誥〉「元祀」祭天改元意義上講的。「元年」、「元祀」在周初文字記載當中有成王親政祭天改元的特定意義，而並非單純是指後世史家記載所理解的後世意義上的「第一年」。見〔漢〕伏生著，〔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卷2，頁101。這也是不少學者容易混淆的地方。〈何尊〉：「惟王遷宅于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惟王五祀。」（《集成》06014）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第5冊，頁3703。理解〈何尊〉「王五祀」也應當依據〈洛誥〉「元祀」的說法，如趙光賢、朱鳳瀚所言乃是成王親政祭天改元後五年。參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頁3-14。而不應依據《尚書大傳》「五年營成周」說，視其為成王親政祭天改元之年。說詳楊寬：〈釋何尊銘文兼論周開國年代〉，《文物》第6期（1983年6月），頁53-58；又詳李民：〈何尊銘文補釋——兼論何尊與〈洛誥〉〉，《中州學刊》第1期（1982年2月），頁116-121。

<sup>90</sup> 郭沫若：〈令彝令毀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頁63。

以「明保」為成語，執其一方成見以繩之它方。換言之，使用「傳世文獻」、「地下材料」互證，應在有充分文獻依據的條件下，確定一方之解，再施之考訂它方，以求其正解。《尚書》「明保」僅見〈洛誥〉、〈多方〉，且〈多方〉處並不應當連讀，以《尚書》「明保」為成語，文獻不足徵。既然「明保」並非成語，「明」、「保」詮解就有多種可能性。據〈令方彝〉等金文「明」似為人名，反觀〈洛誥〉及《尚書》「明」說，「明」與周公旦關聯密切，當為周公旦之字。由此觀之，在運用二重證據法過程中，「傳世文獻」、「地下材料」兩方之解不確定的情況下，應當採取審慎闕疑的態度，在尋繹多種可能性詮釋向度的基礎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進而推求二者文意真正得以合理通貫的確解，是避免在互證過程中生搬硬套的有效途徑。

【責任編校：謝雅玲、朱怡璇】

## 徵引文獻

### 專著

- 〔漢〕孔安國 Kong Anguo 傳，〔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廖名春 Liao Mingchun、陳明 Chen Ming 整理：《尚書正義》*Shangshu zhengy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9 年。
- 〔漢〕伏生 Fusheng 著，〔漢〕鄭玄 Zheng Xuan 注，〔清〕陳壽祺 Chen Shouqi 輯校：《尚書大傳》*Shangshu daz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
- 〔漢〕許慎 Xu Shen 著，〔唐〕徐鉉 Xu Xuan 校訂：《說文解字》*Shuowen jiez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3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彭林 Peng Lin 整理：《儀禮注疏》*Yili zhush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9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趙伯雄 Zhao Boxiong 整理：《周禮注疏》*Zhouli zhush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9 年。
- 〔漢〕司馬遷 Sima Qian 著，〔唐〕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唐〕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史記》*Shi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9 年。



- 〔晉〕范甯 Fan Ning 集解，〔唐〕楊士勛 Yang Shixun 疏，夏先培 Xia Xianpei 整理：《春秋穀梁傳注疏》*Chunqiu guliangzhuan zhush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9 年。
- 〔宋〕蔡沈 Cai Shen 注，錢宗武 Qian Zongwu、錢忠弼 Qian Zhongbi 整理：《書集傳》*Shu jizhuan*，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0 年。
- 〔明〕何楷 He Kai：《詩經世本古義》*Shijing shiben guy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81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2012 年。
- 〔清〕于鬯 Yu Chang：《香草校書》*Xiangcao jiaoshu*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4 年。
- 〔清〕王引之 Wang Yinzhi：《經義述聞》*Jingyi shuwen*，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85 年。
- 〔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著，吳格 Wu Ge 點校：《詩三家義集疏》*Shi sanjiayi ji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 〔清〕王樹枏 Wang Shunan：《尚書商誼》*Shangshu shangy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5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6 年。
- 〔清〕江聲 Jiang Sheng：《尚書集注音疏》*Shangshu jizhu yin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編：《皇清經解》*Huangqing jingjie*，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1988 年。
- 〔清〕阮元 Ruan Yuan：《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Jiguzhai zhongding yiqi kuanz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7 年。
- 〔清〕周廣業 Zhou Guangye 著，徐傳武 Xu Chuanwu、胡真 Hu Zhen 校點：《經史避名匯考》*Jingshi biming huik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5 年。
- 〔清〕孫希旦 Sun Xidan 著，沈嘯寰 Shen Xiaohuan、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禮記集解》*Liji j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9 年。

- 〔清〕孫星衍 Sun Xingyan 著，陳抗 Chen Kang、盛冬鈴 Sheng Dongling 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Shangshu jinguwen zhu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年。
- 〔清〕秦蕙田 Qin Huitian：《五禮通考》*Wuli tongkao*，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35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2012 年。
- 〔清〕董誥 Dong Gao 等編：《全唐文》*Quantangwen* 第 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0 年。
- 〔清〕趙紹祖 Zhao Shaozu 輯：《古墨齋金石跋》*Gumozhai jinshiba*，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叢書集成初編》*Congshu jicheng chubian*，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6 年。
- 〔清〕劉世珩 Liu Shiheng：《聚學軒叢書》*Juxuexuan congshu* 第 4 集，揚州 Yangzhou：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Jiangsu guangling guji keyinshe，1982 年。
- 〔清〕戴鈞衡 Dai Junheng：《書傳補商》*Shuzhuan bushang*，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5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6 年。
- 于省吾 Yu Xingwu：《雙劍詒吉金文選》*Shuangjianchi jijin wenx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雙劍詒尚書新證》*Shuangjianchi shangshu xinz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王國維 Wang Guowei 著，謝維揚 Xie Weiyang、房鑫亮 Fang Xinliang 主編：《王國維全集》*Wang Guowei quanji* 第 8、14 卷，杭州 Hangzhou：浙江教育出版社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廣東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jiaoyu chubanshe，2010 年。
- 方詩銘 Fang Shiming、王修齡 Wang Xiuling：《古本竹書紀年輯證》*Guben zhushu jinian jiz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5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kaogu yanjiusuo 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補本）》*Yin Zhou jinwen jicheng (zengbuben)* 第 2-4、6、7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年。

- 江灝 Jiang Hao、錢宗武 Qian Zongwu 譯注，周秉鈞 Zhou Bingjun 審校：《今古文尚書全譯》*Jinguwen shangshu quanyi*，貴陽 Guiyang：貴州人民出版社 Guizhou renmin chubanshe，2009 年。
- 杜勇 Du Yong：《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增訂本)》*Shangshu zhouchu bagao yanjiu (zengdingben)*，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7 年。
- 李學勤 Li Xueqin：《青銅器與古代史》*Qingtongqi yu gudaish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2016 年。
- 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1)*，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0 年。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2)*，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1 年。
- 吳鎮鋒 Wu Zhenfeng：《金文人名彙編》*Jinwen renming hui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年。
- 吳寶煒 Wu Baowei：《周明公彝文釋考》“Zhou Minggong yiwen shikao”，北京 Beijing：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石印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shiyinben，1930 年。
- 胡奇光 Hu Qiguang、方環海 Fang Huanhai：《爾雅譯注》*Erya yi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4 年。
- 姜昆吾 Jiang Kunwu：《詩書成詞考釋》*Shishu chengci kaoshi*，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9 年。
-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 Guo Moruo zhuzuo bianji chuban weiyuanhui 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Guo Moruo quanji, kaogubian* 第 4 卷，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1982 年。
- 曾運乾 Zeng Yunqian：《尚書正讀》*Shangshu zhengd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5 年。
- 黃懷信 Huang Huaixin、張懋鎔 Zhang Maorong、田旭東 Tian Xudong：《逸周書彙校集注》*Yizhoushu huijiao ji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7 年。
- 楊天宇 Yang Tianyu：《周禮譯注》*Zhouli yi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4 年。

- 楊伯峻 Yang Bojun :《春秋左傳注(四)》*Chunqiu zuozhuan zhu (4)*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2009 年。
- 楊樹達 Yang Shuda :《積微居金文說》*Jiwei ju jinwen shuo* , 北京 Beijing : 中國科學院 Zhongguo kexueyuan , 1952 年。
- 劉雨 Liu Yu、嚴志斌 Yan Zhibin 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Jinchu yin Zhou jinwen jilu erbian*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2010 年。
- 劉起鈞 Liu Qiyu、顧頡剛 Gu Jiegang :《尚書校釋譯論》*Shangshu jiaoshi yilun*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2005 年。
- 錢宗武 Qian Zongwu 解讀:《尚書》*Shangshu* , 收入袁行霈 Yuan Xingpei 主編:《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Zhonghua chuantong wenhua baibu jingdian* , 北京 Beijing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 2017 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永波 Wang Yongbo :〈西周早期王年及相關歷史問題〉“Xizhou zaoqi wangnian ji xiangguan lishi wenti” , 《文史哲》*Wenshizhe* 第 2 期 , 2000 年 4 月。
- :〈矢令組銅器相關人物及其年代〉“Zelingzu tongqi xiangguan renwu ji qi niandai” , 收入《考古與文物》編輯部 *Kaogu yu wenwu bianjibu* :《古文字論集(二)》*Guwenzi lunji (2)* , 西安 Xian :《考古與文物》編輯部 *Kaogu yu wenwu bianjibu* , 2001 年。
- 朱鳳瀚 Zhu Fenghan :〈〈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Zhaogao,’ ‘Luogao,’ Hezun yu chengzhou” , 《歷史研究》*Lishi yanjiu* 第 1 期 , 2006 年 2 月。
- 何幼琦 He Youqi :〈評〈保卣銘新釋〉的人物考釋〉“Ping ‘Baoyouming xinshi’ de renwu kaoshi” , 《殷都學刊》*Yindu xuekan* 第 2 期 , 1988 年 6 月。
- 吳其昌 Wu Qichang :〈矢彝考釋〉“Zeyi kaoshi” , 《燕京學報》*Yanjing xuebao* 第 9 期 , 1931 年 6 月。
- 李平心 Li Pingxin :〈保卣銘新釋〉“Baoyouming xinshi” , 《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 第 1 輯 , 1979 年 4 月。
- 李民 Li Min :〈何尊銘文補釋——兼論何尊與〈洛誥〉〉“Hezun mingwen bushi: jianlun Hezun yu ‘Luogao’” , 《中州學刊》*Zhongzhou xuekan* 第 1 期 , 1982 年 2 月。
- 李裕鈞 Li Yubiao :〈西周時期殷見典禮芻議〉“Xizhou shiqi yinjian dianli chuyi” , 收入鄧章應 Deng Zhangying 主編:《學行堂語言文字論叢》

*Xuexingtang yuyan wenzi luncong* 第 2 輯，成都 Chengdu：四川大學出版社 Sichuan daxue chubanshe，2012 年。

李學勤 Li Xueqin：〈令方尊、方彝新釋〉“Ling fangzun fangyi xinshi”，《古文字研究》*Guwenzi yanjiu* 第 16 輯，1989 年 9 月。

李衡眉 Li Hengmei：〈周公旦為魯始封之君說〉“Zhougong Dan wei lu shifeng zhi jun shuo”，《先秦史論集續》*Xianqinshi lunji x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03 年。

杜勇 Du Yong：〈關於令方彝的年代問題〉“Guanyu ling fangyi de niandai wenti”，《中國史研究》*Zhongguoshi yanjiu* 第 2 期，2001 年 6 月。

——：〈從清華簡〈說命〉看古書的反思〉“Cong qinghuajian ‘Shuoming’ kan gushu de fansi”，《天津師範大學學報》*Tianjin shifan daxue xuebao* 第 4 期，2013 年 8 月。

周同 Zhou Tong：〈令彝考釋中的幾個問題〉“lingyi kaoshi zhong de jige wenti”，《歷史研究》*Lishi yanjiu* 第 4 期，1959 年 8 月。

唐蘭 Tang Lan：〈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Xizhou tongqi duandai zhong de Kangong wenti”，《考古學報》*Kaogu xuebao* 第 1 期，1962 年 2 月。

殷璋璋 Yin Weizhang 等：〈周初太保器綜合研究〉“Zhouchu taibaoqi zhonghe yanjiu”，《考古學報》*Kaogu xuebao* 第 1 期，1991 年 3 月。

張懷通 Zhang Huaitong：〈「王若曰」新釋〉“‘Wang ruoyue’ xinshi”，《歷史研究》*Lishi yanjiu* 第 2 期，2008 年 4 月。

彭裕商 Peng Yushang：〈「王若曰」新考〉“‘Wang ruoyue’ xinkao”，《四川大學學報》*Sichuan daxue xuebao* 第 6 期，2014 年 12 月。

程元敏 Cheng Yuanmin：〈論尚書大誥諸篇「王曰」之王非周公自稱（下）〉“Lun shangshu dagao zhupian ‘wangyue’ zhi wang fei Zhougong zicheng (xia)”，《孔孟學報》*Kongmeng xuebao* 第 29 期，1975 年 4 月。

楊向奎 Yang Xiangkui：〈令彝考釋中的幾個問題〉“Lingyi kaoshi zhong de jige went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3 年。

——：〈再論「周公子明保」問題〉“Zailun ‘Zhougongzi Mingbao’ wenti”，《繹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9 年。

- 楊寬 Yang Kuan :〈釋何尊銘文兼論周開國年代〉“Shi Hezun mingwen jianlun zhou kaiguo niandai”,《文物》*Wenwu* 第 6 期, 1983 年 6 月。
- 虞萬里 Yu Wanli :〈商周稱謂與中國古代避諱起源〉“Shangzhou chengwei yu zhongguo gudai bihui qi yuan”,《傳統中國研究集刊》*Chuantong zhongguo yanjiu jikan* 第 1 輯, 2006 年 12 月。
- 賈洪波 Jia Hongbo :〈論令彝銘文的年代與人物糾葛——兼略申唐蘭先生西周金文「康宮說」〉“Lun lingyi mingwen de niandai yu renwu jiuge: jian lueshen Tang Lan xiansheng xizhou jinwen ‘Kangong shuo’”,《中國史研究》*Zhongguoshi yanjiu* 第 1 期, 2003 年 3 月。
- 趙光賢 Zhao Guangxian :〈「明保」與「保」考辨〉“‘Mingbao’ yu ‘bao’ kaobian”,《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 第 1 輯, 1982 年 3 月。
- 劉義峰 Liu Yifeng :〈令方彝斷代論〉“Ling fangyi duandai lun”,《南方文物》*Nanfang wenwu* 第 4 期, 2015 年 12 月。
- 羅振玉 Luo Zhenyu :〈矢彝考釋〉“Zeyi kaoshi”,《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四》*Luo Xuetang xiansheng quanji, chubian, 4*, 臺北 Taipei : 臺灣大通書局 Taiwan datong shuju, 1986 年。
- 顧海亮 Gu Hailiang :〈吳澄《書纂言》對〈洪範〉、〈洛誥〉錯簡的釐正〉“Wu Cheng Shu zuanyan dui ‘Hongfan,’ ‘Luogao’ cuojian de lizheng”,《漢學研究集刊》*Hanxue yanjiu jikan* 第 31 卷, 2020 年 12 月。